

儒素西亞

華文教育發展簡史

良樹自署



南方學院學術叢書第九種

南方學院出版社



馬來西亞

華文教育發展簡史

良樹自署



南方學院學術叢書第九種

研究及出版資助：李氏基金

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

- 作者 : 郑良树
出办 / 发行 : 南方学院出版社
SOUTHERN COLLEGE PRESS
PTD 64888, 15km, Jalan Skudai,
P.O.Box 76,
81300 Skudai, Johor,
Malaysia.
Tel: 07-5586605 Fax:07-5563306
<http://www.sc.edu.my>
E-mail: researchinstitute@sc.edu.my
承印者 : OREN PRINTING SDN. BHD.
34, Jalan Penaga 10,
Kawasan Perindustrian Kota Putri
81750 Masai, Johor.
出版日期 : 2005 年 2 月第一版
印数 : 0001 — 1,000
定价 : RM30
-

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-in-Publication Data
[Tay Lian Soo]

[Ma Lai Xi Ya Hua Wen Jiao Yu Fa Zhan Jian Shi]

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/ 郑良树著

ISBN 983-2453-06-2

版权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

目录

第一章：开辟的时代

- 1 引论
- 11 第一节：华教的源头
- 13 第二节：私塾教育
- 19 第三节：新式教育的来临
- 29 第四节：办学热潮的动因、动能

第二章：巩固的时代

- 45 引论
- 54 第一节：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
- 65 第二节：调整步伐·重新出发
- 79 第三节：多元及全面的发展
- 87 第四节：日治时代的华教

第三章：攻艰的时代

- 99 引论
- 107 第一节：战后的复校
- 109 第二节：1950 年学校注册法令
- 116 第三节：巴恩报告书和教总的成立
- 118 第四节：方吴报告书及教育遴选委员会报告书
- 124 第五节：1952 年教育法令的抗争

130	第六节：南洋大学的创办
134	第七节：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的 成立
141	第八节：拉萨报告书及其教育法令
146	第九节：华文中学改制与全国总罢课

第四章：发展的时代

155	引论
164	第一节：达立报告书
168	第二节：1961 年教育法令
174	第三节：华文中学加速改制
180	第四节：华教低潮与独中复兴
186	第五节：独立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
193	第六节：内阁教育报告书与三 M 制之 争
205	第七节：高等教育的拓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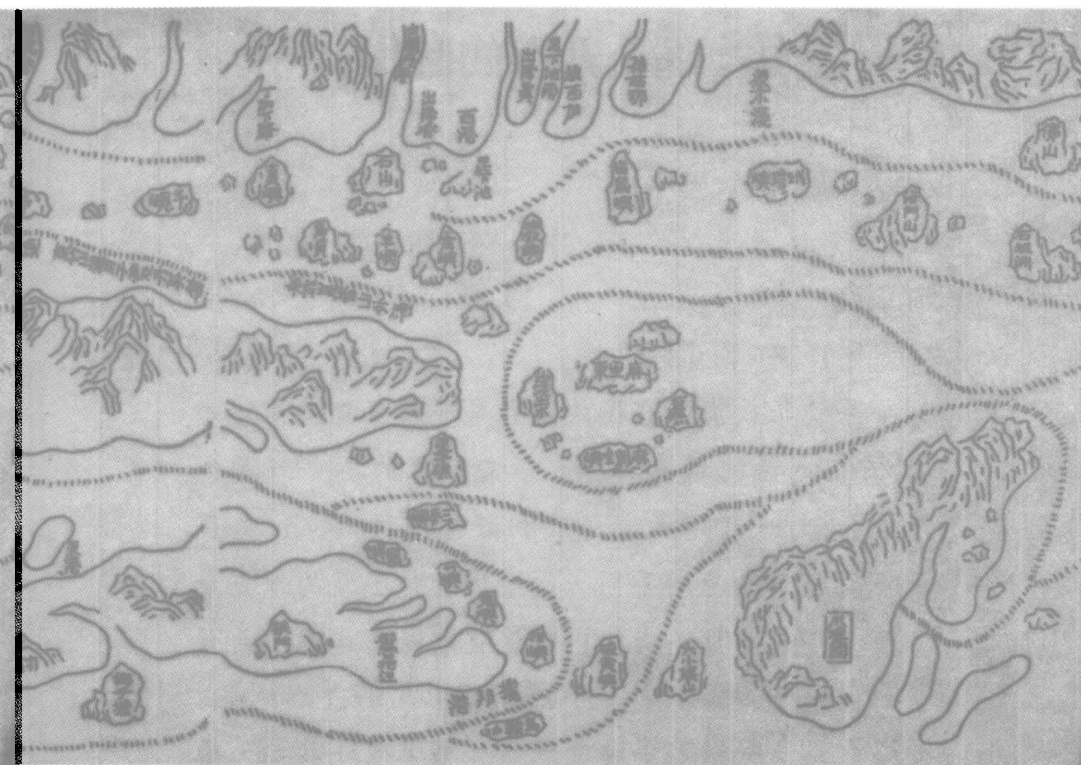
211	后记
-----	----

第一章 开辟的时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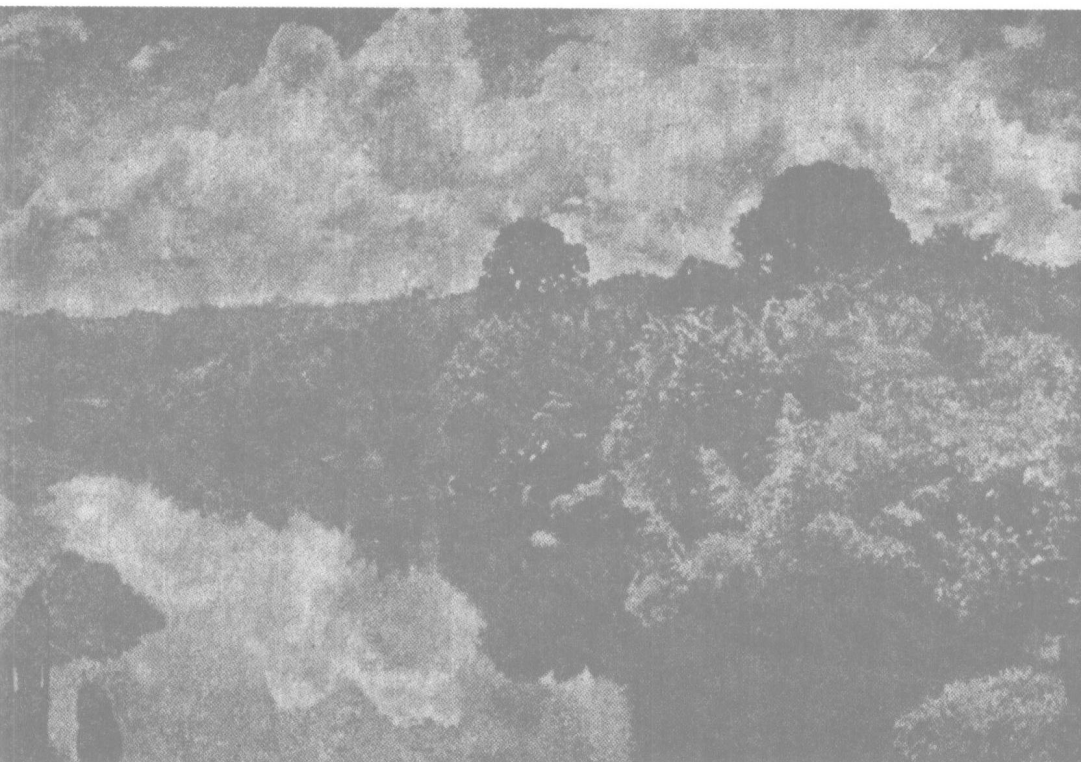
引论

如果说华族海外移民的遭遇是一首三部混声大合唱的民族史诗的话，那么，华文教育的历史就是大合唱里一支一支充满着悲欢和激情的民歌。这些民歌，随着演唱地点的不同，而染上各种不同的地方色彩；在印度尼西亚，中华民族这首歌以高昂的序曲开幕，然后越唱越幽怨，越唱越低回，几乎成为绝响；在暹罗，这支民歌和佛曲梵音相吟哦，双飞共翔，最后竟失声亡调，泯灭在历史的漩涡里；在马来西亚，这支歌像一只冲天的大鹏一样，时而扶摇九万里，时而铙羽平阳，使歌者或悲或欢，使听者时忧时乐，迄今还激情不止。

这里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吟唱马来西亚这支冲天落地的民谣，在钢琴与琵琶的协奏之下，把悲欢忧乐的



这是郑和航海图（部分），中间上角有吉兰丹港、丁加奴（丁加奴）及彭亨港（彭亨）；我们的先民，就沿着这条海路来这块土地落地生根。



“有水井处就有华人，有华人处就有华教”，河流孕育了华人，华人创建了华教；岁月悠悠，流掉了华人多少的沧桑事迹。

调子从头唱起，一直唱到地老天荒为止。

* * * * *

如果说“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，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”是事实，那么，这事实里头所蕴含的苦痛和艰辛，却是罄竹难书，永远说不尽。

中华民族向海外移殖的高峰期始于上个世纪的下半叶，一直到二次大战为止，这个高峰期才逐渐衰退。这是中华民族最近代、最大量及最持久的移民潮，目的地是全世界各个角落；而南洋群岛就在中国南疆的门坎上，所以，是移民潮大量涌向的地区。

所谓“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”，也就是说：是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就必定有华人；即使是原始森林，也都有华族的足迹和古坟。华族在贫穷、慌乱及落后的情况下，发挥了人类最原始的力量——用身上的血肉来驱逐瘴气，用自己的尸骨来开辟荒山，然后把家眷接过来，在这里成家成族，开辟自己，也开辟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。作为这一地区的一份子，华族无愧于任何民族，并且为自己能将血泪洒在这块土地上而感到骄傲。

就马来西亚而言，华族在这里形成“有华人之处”为时甚早，大约在十五世纪初叶马六甲王朝始建后的一百年，华族就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族群和社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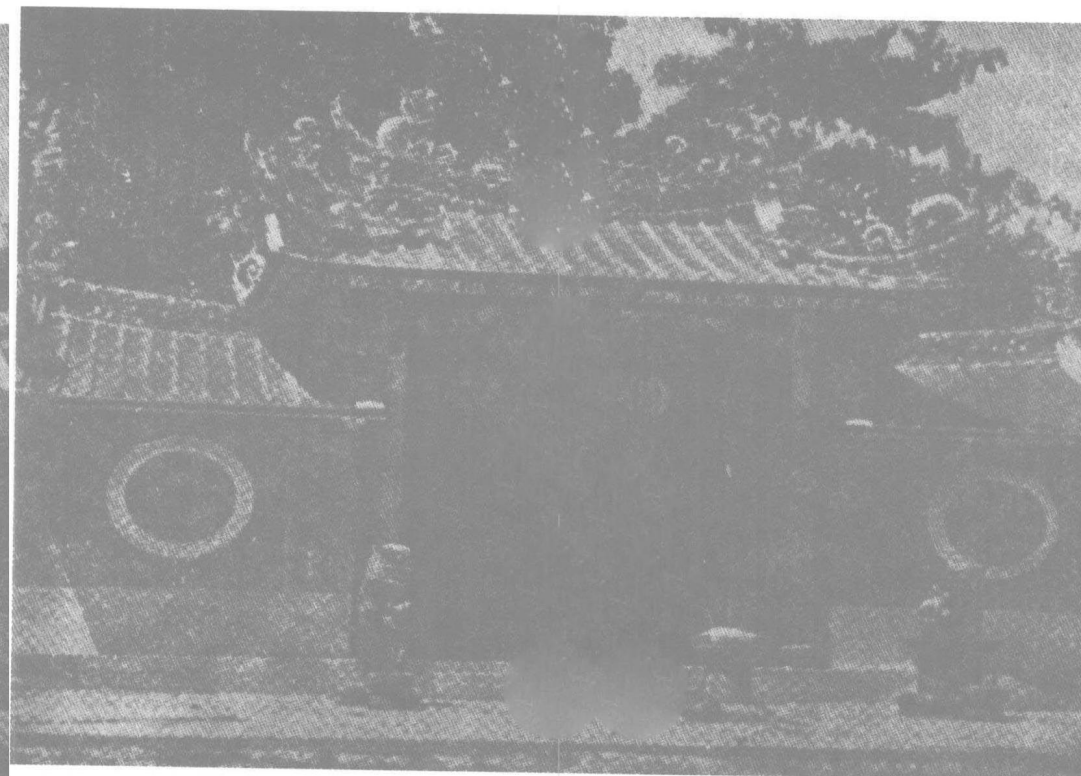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华族从“有华人之处”到“就有华教”，却是一条漫长、艰辛的路子。以这么一批贫穷、慌乱及落后的人类，谁可以想象得到，竟会创造出一个处处“就有华教”的梦境呢！

华夏民族本来就有良好教育制度的传统，远在数千年前的西周时代，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普及全国各地。然而，流窜到海外来的这批华夏民族，不但身无分文，而且心神难安、目不识丁，在面对一个和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新环境，所要克服的困难远远超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祖先的知识领域之外，生活的困顿已经足以致他们于死地，“冥时晒着像死人”，要他们如何来创办教育，恢复民族的传统文化呢！

于是，对他们而言，办教育变成一项责任，一项使命，一种良心上的工程。

早期私塾教育只是游兵散勇的，有可能只是塾师为了糊口谋生而三三两两地开设，缺乏办学的精神和目标，更未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。为了纠正这种长期失效的教育方式，于是，一些先见之士开始介入教育活动，并且将宗亲会及会馆等族群组织带进华教活动里来。似此新作风，竟使办教育骤然成为群体活动，为华教带来新的生命力和活动生机；实在是华社神来之笔。

早期华教都是方言教育，塾师根据自己的方言教导族群内的子弟；无论是自设、自请或公开的私塾，



大伯公张理据说是最早的一位华文塾师，实际上当时檳榔嶼华族人口不出五人，张理就算是塾师，也“有将无兵”！这是檳城的“大伯公庙”，据说是张理坐化之地。



五福书院被认为是大马第一间华校，实际上，在十八世纪末期时马六甲、檳榔嶼及新加坡已经有了一些“无名教育单位”，成为我们最早的华校。

都莫不如此。于是，我们看到粤语私塾、闽南语私塾、潮语私塾以及客语私塾等等，分散在各方言群聚居之地。就目前所知道的史料来看，最早将宗亲会及会馆带进华教活动之中的是槟城及新加坡的福建帮，他们在自己的社群组织里开办了富有办学精神和目标的闽南语私塾，对象是族群内的子弟，全部一律免费。这件事不但强烈地刺激了其他方言群，而且在华社里激起了很大的震荡。

在福建帮办学成功的外在压力之下，在解决自己社群子弟教育的内在压力之下，其他方言群也纷纷开始进行“抢滩”，让自己的方言教育“登陆”，让自己的子弟活动在自己的方言教育里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，无论人口多小的方言群，也无论蛰居多偏僻的方言群，都“争先恐后”地被迫兴办教育；于是，新的学塾纷纷兴办，并且被赋予族群的精神和意义，竟成为华社的一种社会运动，同步竞争，并线发展，为华社披上新的衣裳和新的面貌。

抢滩登陆而兴办的教育设施当然有其缺点：既是方言教育，又是仓促行事，于是，许多学塾就设在自己方言群的庙堂里，设备简陋，光线不足。另一方面，塾师完全倾向于自己族群，学生以单一族群而聚集一堂，也是方言教育的另一缺点。而更应该谴责的是，殖民地政府对这样“百年树人”的教育工作，竟不闻不问，任其自生自灭，更不要说加以辅导和协助

了。于是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种种现象：有的学塾只有稀少的学生，却维持一个学校的名义；有的学塾从庙堂搬到会馆，不久之后又在庙堂设立分校；有的学生必须绕道远走他区上学，因为他附近没有自己的方言学塾；有的一区之内同时开设了好几家学塾，而学生都非常稀少，由于都是不同方言创办的，所以不得合并；像这样的种种现象，可谓不一而足。至于说方言教育造成华社四分五裂，方言群教学加深新生代的隔阂，更是不在话下了。

尽管抢滩登陆出现了不少缺点和弊病，然而，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宗亲会及会馆是华教的重要支柱，却是应该青史留名的。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，自此以后，华族社团支援华教竟成为华族的传统精神和社会文化；在殖民地政府完全不理不睬的形势之下，华教得此生生不息的活力，才能够继续成长，进而哺育整个华社及支撑、开张整个华族的文化。而通过社团的支持及影响，进而带动社会名流及普罗大众的参与，华教乃成为华社不可分割的社会运动和群众教育，乃至成为与民族共存亡的民族事业。然则，抢滩登陆的意义及正面影响，超过其所带来的缺点及弊病多多矣。

根据开辟时代发展的轨迹来考察，华社并不满足于登陆而已。实际上，他们是采取“先草创，后改进”的策略，让华教先遍地插枝，然后再施肥灌溉，使其

日后成园成林。随着移民的迅速增加，学生稀少的现象很快就消失了，有的学塾还被迫迁出狭窄的庙堂或者设备不足的会馆，另建校舍，以期容纳族内更多的新生子弟。

翻过本世纪初叶，当方言学塾、学堂及学校逐步采用华语（中国国语）教学时，学堂、学校内的方言界线立刻被消除，学堂、学校的门户立刻全面打开，原本抢滩登陆的缺点、弊病也迅速地化为乌有，而“先草创，后改进”竟成为完全正确的策略了。

这个时候，学堂、学校成为团结民族的工具，无论什么方言族群，其学堂、学校一律采用华语教学；无论什么族群的子弟，可以到任何方言群创办的学校上课；学堂、学校一时之间乃成为团结民族的最佳工具了。

实际上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学堂、学校成为民族事业的精神和理念更加强化了，而且根深蒂固地根植到民族的内心深处。学堂、学校全面改用华语教学，并且全面开放招收其他方言子弟，对宗亲会及会馆而言，创办及资援的意义已完全消失了，他们大可把这沉重的担子一掷了之。然而，华教史的发展并不循此轨迹，历史并不叫我们这群流窜海外华族轻松。在过去长期的运作及艰苦的磨炼中，社团领导人及社会名流经已发现，教育是一种责任，是一种承诺，只有对新生子弟不断地作出承诺和担起责任，社会才会存在，才会

川流不息。于是，学堂及学校依然按照“原先分配好的方式”，继续分别由社团支持，并且由社团发动自己族群内及社会上的人士支持。

这个时候的教育运作方式，是一种大公无私、至仁至爱的精神感召和正义承担；而这种感召及承担，就永远滋润着华族的良心，使这个民族产生无比的力量，成为华族对华教永远不移、不屈及不挠的支持意志力。

当我们见证了华族初抵陌生荒毛之地如何披荆斩棘，备尝苦痛，如何驱动社团承担责任，最后又见证他们如何赤手草创学堂，如何改进教育设施，如何为社会为下一代尽心尽力；我们应该说：作为国民的一份子，华族无愧于民族、国家，并且在为祖先的这一段开辟史感到自豪之余，更应该珍惜自重。

第一节：华教的源头

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这支民谣应该从什么时候唱起呢？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槟榔屿的五福书院，说创立于1819年的五福书院是华文私塾的第一间，所以，华教的第一支火把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初叶去。

华人移居这块土地为时非常悠远，根据史籍的记载，十九世纪的前十年，槟榔屿已有七千余名华人；

那么，我们相信，在十八世纪末期时，檳城华人人口至少也有二、三千人，其中当然不乏妇女及幼童。至于马六甲，资料显示十八世纪中期，这个殖民地已经拥有一千四百余名华人，那么，我们相信在十八世纪末期时，马六甲的华人应该超过二、三千之数，其中也不乏妇女及幼童。至于新加坡，情形也相若。

华族素来有一个优良的传统，特别是移居海外的华族，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。在一个拥有幼童的社区里，对华族来说，开办教育应该是相当自然的一回事。另一方面，私塾形同今日的家庭补习班，学生少可一人，多可五、六人，一声开班，即刻轻装上阵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设备。

因此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十八世纪末叶的时候，马六甲、檳城及新加坡已经点燃了一些“无名教育单位”的火炬；这些私塾，由于时代的悠邈，史籍缺乏记载，既不知设址何处，也不知塾师姓名，更不知操作的详细情况。然而，我们相信，根据华族文化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习惯，只要哪个社区拥有一、二千名人口，就拥有为数可观的幼童；只要哪个社区拥有为数可观的幼童，就拥有私塾学堂。华文教育的幼苗，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在本区播下最早的秧苗——距离今天大约二百三十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大马华教这首民歌的第一个音符，是二百三十年前唱起的。